

中国地域文化散文系列

东北乡风笔记

长城外古道边

王充闾

著

化外荒原

童年的风景

胡三太爷

吊客

青灯有味忆儿时

我的第一个老师

西厢里的房客

晚花糕

子弟书下酒

押会

石上精灵

神圣的泥土

捕蟹者说

故园心眼

思归思归胡不归

害怕过年

回头几度风花

情长在水西流

乡音

细雨梦回

葱茏的悲喜剧

家住陇西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“文化散文”，以其诗性思维和辩证逻辑的和谐统一，反思生命存在和关注生命个体及其哲学、文学、历史、宗教等方面的内涵，呈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。在地域上，南方以余秋雨为代表，北方则以王充闾为代表。后者的“历史文化散文”空灵飘逸，以诗意的思想、冷静超脱的灵感、精巧潇洒的结构、典雅隽永的叙述获得了对历史的新的文化语境的阐释，其独特的美学魅力领一时之艺术风骚。

——傅德岷（西南师大教授、著名文学评论家）

充闾先生试图将历史的任何一个局部放大到最大，而将自己隐藏起来。他的姿态越是平朴，就越是和他所表达的重大主题形成反差，也越会形成语言张力，令读者感受到他与苦难对质的勇气和沉痛深刻的思索。

——祝勇（著名散文家）

王充闾散文创作是当下现代汉语文学创作一个极值得研究的案例。这并不是因为王充闾散文获得了当代散文创作最高奖鲁迅文学奖，并且在散文界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，而是在在我看来，王充闾的散文创作集中地体现着自上个世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，汉语文学由古代汉语文学向现代汉语文学转型的一些重要特征。

——赵慧平（沈阳师大教授、著名文学评论家）

ISBN 978-7-5306-5278-7



9 787530 652787 >

定价：28.00元

中国地域文化散文系列
东北乡风笔记

长城外古道边

王充闾
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城外古道边: 东北乡风笔记/王充闾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 7
(中国地域文化散文丛书)
ISBN 978-7-5306-5278-7

I. 长… II. 王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 第106302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27696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5 插页 2

2009年7月第1版

2009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8.00元

题 记

地处“长城外，古道边”的东北三省，民族风情的个性特征是至为鲜明的。酷寒怪各的自然环境，流动性极大的牧猎、田野、战地生活，强化了力量与勇气的拼搏，塑造出古朴剽悍的民风，粗犷质实的性格，旺盛的生命活力和较强的文化吸收、整合能力。

在这片辽阔、富饶而原始的大地上，蕴涵着一种野性，一种豪气，一种蓬勃的生机。青苍的大地托举着浩渺的天穹，“喜茫茫空阔无边”，该是何等的开心，何等的壮美啊！无疑会触发壮怀激烈的人们，挑起内心深处的神秘诱惑，高扬生命之舟的理想风帆。这也就不难理解了：在“江南旖媚，雄了男儿”的九百年前，辽朝女诗人萧瑟瑟会激情满怀地在北地放歌：“直须卧薪尝胆兮，激壮士之捐身；可以朝清漠北兮，夕枕燕云。”

面对那些时间上悠远、空间上浩瀚的自然与人文景观，相信一些思想者会生发出一种与之直接对话的灵魂冲动；或者像当年的屈子那样，向着这片神奇的天地，独自发问无数个“为什么”。

也很可能，那充盈着质朴的美、粗犷的美、宁静的美的梦之谷、画之廊，在诗人的情感的琴弦上奏出美妙的和声，不期然而然地淹入了自己的性灵，潜滋暗长一种永葆童真，宠辱皆忘，挣脱小我牢笼，返回精神家园，与壮丽清新的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悟。

目 录

上 编

- 化外荒原 / 003
童年的风景 / 014
“胡三太爷” / 023
吊客 / 030
青灯有味忆儿时 / 035
我的第一个老师 / 048
西厢里的房客 / 053
碗花糕 / 058
“子弟书”下酒 / 065
押会 / 071
石上精灵 / 079
神圣的泥土 / 086
捕蟹者说 / 092
故园心眼 / 095

- 思归思归胡不归 / 100
害怕过年 / 105
回头几度风花 / 109
情长在,水西流 / 115
乡音 / 120
细雨梦回 / 124
惹苾的悲喜剧 / 127
家住陵西 / 133

下 编

- 家山 / 139
冰城忆 / 147
山城的静中消息 / 151
在这桃花盛开的时节 / 155
醉叶吟 / 159
空山鸟语 / 163
洞府神迷 / 172
冰原上的盛事 / 175
青天一缕霞 / 179
鱼·鸟·人 / 184
三江恋 / 189

山不在高 / 193
挽住芳菲 / 197
神话的失踪 / 200
泛泛水中鳧 / 203
一篙如画苇间行 / 206
喧腾的辽河口 / 210
乾坤清气得来难 / 214
绿净不可唾 / 218
二一九公园记 / 221
似曾相识的白云 / 224
龙首寻秋 / 228

上 编

>>

化外荒原

童年的风景

「胡三太爷」

吊客

青灯有味忆儿时

我的第一个老师

西厢里的房客

碗花糕

「子弟书」下酒

押会

石上精灵

神圣的泥土

捕蟹者说

故园心眼

思归思归胡不归

害怕过年

回头几度风花

情长在，水西流

乡音

细雨梦回

萧瑟的悲喜剧

家住陝西

化外荒原

—

像人人都有母亲一样,任谁都有故乡,都有童年。而童年又是和故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。当然,有的人出生之后,就像小鸟一样,不多久就“离巢”了,尔后便辗转于车尘、帆影之间,过着流离转徙的生活。我的整个童年却是一直在故乡平稳度过的。

我家原籍在河北大名府。大约在同治年间,我的曾祖父因为手刃父仇,出了人命,便趁一个夜黑天,带着一家老小,偷偷地离乡别井,闯了关东,落脚在广宁府辖区东南角上一个很偏僻、很闭塞的名叫“后狐狸岗子”的村落。当时全屯只有一条街,三四十户人家。庄前是一片大沙岗子,上面长满了各种林木;岗子前面摊开一片沼泽地,遍生着芦苇、水草和香蒲。村后有一些零散的耕地,被一条条长满了各种树木的“地隔子”或小水沟分割开来。最有名气的是附近那条古驿道,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了。路旁矗立着一通两米多高、跌断后又接起来的石碑,字迹已经漫漶不清,听老辈人说,上面记载的是“唐王征东”的故实,俗称“得胜碑”。

在我幼年时节,有一道百看不厌的风景线,那就是开开茅屋后门就会扑入眼帘的绵亘于西北天际的一脉远山。阴雨天,那一带连山漫漶在迷云淡雾之中,幻化得一点踪迹也不见了。晴开雨霁,碧空如洗,那秀美的山峦便又清亮亮地现出了身影,绵绵邈邈,高高低低,轮廓变得异常分明,隐隐地能够看到山巅的望海寺了,看到峰前那棵大松树了,好像下面

还有人影在晃动哩。刹那间，一抹白云从层峦上面飘过，那山峰忽然化作一个白胡子老爷爷了。听早年曾经去朝过山的祖母说，大山里住着医神和巫仙，是一对慈眉善目的老夫老妻，长年在一起采药炼丹，



化外荒原

悬壶济世，后来也像那座大山一样长生不老了。这番话，增加了大山在我心目中的神秘感。每当看到白云在峰际飘游时，我就想，那是医神和巫仙在炼丹呢。

医巫闾山的这面，绵延着无边无际的草场和田野，一道蜿蜒的长堤像一把利剑似的把它们切开。长堤里面，散布着几个小小的村落，统一的名称叫“大荒乡”。它和《红楼梦》里的“大荒山”不同，并非大文豪凭空想象出来的，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，直到今天还叫着这个名字，尽管它早已不再荒凉、阒寂了。那里处于几个县的交界，历朝历代都是“三不管”地区。几个小村落，包括我家所在的村子，像是晨空里的星星，没着没落地撒在望眼无边的化外荒原里。

或许是因为村子前面有个大沙岗子，沙岗子上又狐狸成群的缘故吧，我们那个村才以“后狐狸岗子”命名。这一带的风习，起名字盛行浪漫主义，富有理想色彩，唯有“大荒乡”和“后狐狸岗子”是写实性的，可说是一个例外。

从前的人重视名号，把它看作人格、理想和前程、命运的象征，所以，对于命名从来也不马虎。有些地名体现着人们的愿望，比如，我们这个县份地处辽河平原，一马平川，没有一石一岭，更不要说山了，却名曰“盘山”。有人解释说：“盘山者，盼山也。”

这里的人习惯于给穷地方起富名字：遍地盐碱滩、长满黄芩菜的荒片子，名字却叫“黄金坨”、“万金滩”；“兴隆村”灶冷烟空，只有几家佃户窝棚；“富家庄”里的人们，世代逃荒在外，沿门乞讨；穷得片瓦无根，人们说“挂起来可以当磬敲”的南林子，大名却叫“钱坨子”。人名也是

一样，充满了美好的寄托和甜蜜蜜的幻想。翻开户籍簿子，“张富宝”、“赵满仓”、“王成万”、“朱厚福”，堪称珠光宝气，金玉满堂。可是，他们恰恰都是长年在外面扛活的穷光蛋，一辈子“仓”也没“满”，“福”更不“厚”。

二

还说门前的这个大沙岗子。真也令人纳闷，本是一片平原沃野，附近既没有沙漠，又没有河套，它是怎么冒出来的呢？远远望去，威威赫赫地横在那里，几丈高，几里长，拄天拄地的，简直就是一座山。上面长满了林木，杨树、柳树、榆树、槐树，还有人们叫不出名字来的珍稀树种，亲亲密密、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，枝杈都交结在一块了。密密丛丛的深绿色叶片，在阳光下闪耀着夺目的光彩。

沙岗子上从什么时候开始长出这么多的大树呢？我问父亲。父亲说，他也不知道，也许开天辟地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树，粗的要两人合抱，细的也赛过大碗口。遮天蔽日，乌烟瘴气，眼看就要顶天了，可还是不停地往上长。它们倒活得挺自在，愿往高里长就往高里长，愿往斜里伸就往斜里伸，不想往高长、又不想往斜里伸，就自己往粗里憋，有的最后憋成个矮胖子，也没有人说它憋，嫌它丑。

听人说，沙岗上的树，根须扎得特别深，为的是能够接上水分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年年刮大风，大风掀开了茅屋顶，吹动了场院里的石碾和磨盘，都说“树大招风”，可是，高高的沙岗上，却从来没有一棵大树被刮倒过。经过多年的水冲风蚀，有的树根裸露在沙土外面，弯七扭八的，像老爷爷手上的青筋。裸露在外面也不影响生长，树干照样钻天插云，枝叶照样遮荫蔽日，生命力真是够旺盛的了。

春天来了，杨花、柳絮、榆钱，纷纷扬扬，随风飘洒，织成一片烟雾迷离的空濛世界。清晨起来一看，家家的院里院外，都是一片洁白，恍如霜花盖地，雪压前庭。父亲早早起来，手把着长长的竹扫帚，从院里扫到院外，“刷刷刷，沙沙沙”，现在回忆起来，还仿佛在耳边回响。

有盛就有衰，再旺盛的树上也有枯枝。严冬季节，庄户人脚上绑着皮鞢，手里拿一条拴着铁坠儿的长麻绳，踏着厚厚的积雪，攀上了沙岗

子,见到枯枝,就把带着铁坠儿的绳索抛上去,轻轻地扭个结,然后猛劲一拉,只听“咔嚓”一声,枯枝就下来了。当地人叫做“扯干枝儿”。背回家去,这些干枝儿便成了最好的烧柴。

只有一棵老树却是谁也不去动。老树长在沙岗的西端,孤零零的,挺立在高岗之上。说是树,其实已经没有一个青枝嫩杈了,只剩了一根两三楼粗的树干,撑着几个枯黄的枝桠。树干上有个门洞似的大窟窿,残存着火烧过的痕迹。听老辈人讲,那是一棵三百年的老槐树,过去树洞里藏匿着一个狸子精。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,炸雷劈死了黄狸,把大树也劈开了,树身着了火,当年就枯死了。

一天,我在沙岗上,贪看蚂蚁倒洞搬家,竟忘记了回家吃午饭,母亲在沙岗下面连声地喊。还没等我走下来,黑压压的云头就从西北方向铺天盖地地涌过来了。隆隆的雷声响过,突然间火光一闪,整个沙岗似乎都燃烧起来。霎时,一阵狂风夹着瓢泼暴雨倾洒下来。我慌乱地滚下沙山,跑回院子里,然后爬上炕头,把鼻子顶在窗玻璃上,便见来路上已经被雨浇得冒了烟儿了。

沙岗上的林木黝黑黝黑的,分不出个数量,模糊了轮廓,乍看像是一座铁山,偶尔闪亮一下,接着便是震天的雷响。院子里,雨水从屋檐、墙头、树顶上跌落下来,像开了锅似的冒着泡儿,然后,滔滔滚滚地向房门外涌流出去。

待到雨过天晴,出了太阳,树叶显得分外浓绿,分外光鲜,亮晶晶的,像是万万千千的小圆镜悬在空中。只是树下却乱糟糟的,这里那里散落着一些细碎的干枝,许多鸦巢倾坠了下来。当时正赶上鸟类哺育期,一些光秃秃的鸦雏摔死在地上,令人惨不忍睹。

小时候,气温比现在低,冬天里雪很多,三天两头一场。人们早早地就封上了后门。外面还用成捆的秫秸夹上了迎风障子。夜间,北风烟雪怒潮奔马一般,从屋后狂卷到屋前,呜呜地吼叫着,睡在土屋里就像置身于汪洋大海的船上。一宿过去,家家都被烈雪封了门,只好一点一点地往外推着,一两个时辰挤不出去。西院的“二愣子”找个窍门,把糊得严严实实的窗户打开,从窗户跳出去清除积雪。结果,半截身子陷进雪窝里,好长时间爬不出来,险些冻伤了手脚。

每逢大雪天气,起来最早的往往都有丰盛的收获。有人悄悄地溜出大门,一溜烟似的向沙岗下面的一排秫秸垛跑去。干什么去呢?《正大综

艺》的主持人可以发动观众猜上一猜。大概十有八九的人会猜测他是去解手。——错了。原来，秫秸垛南面向阳背风，暴风雪再大也刮不到这里，于是，便有许多山雉、鹌鹑、野兔跑来避风。由于气温过低，经过一宿的冻饿，它们一个个早都冻麻了腿爪，看着来人了，眼睛急得骨碌骨碌转，却趴在那里动弹不得，结果，就都成了早行人的猎物。

雪天里，大沙岗子最为壮观。绵软的落叶上铺上一层厚厚的积雪，上面矗立着烟褐色的长林乔木，晚归的群鸦驮着点点金色的夕晖，“呱、呱、呱”地噪醒了寒林，迷乱了天宇，真是如诗如画的境界。

最有趣的还是那白里透黄、细碎洁净的沙子。这是当地的土特产。用处可多着哩。舀上一撮子放进铁锅里，烧热了可以炒花生、崩爆花，磨得锃亮的锅铲不时地搅拌着，一会儿，香味就出来了，放在嘴里一嚼，不生不糊，酥脆可口，——那味道，走遍了天涯也忘怀不了。

遇上连雨天，屋地泛潮了，墙壁呀，门框呀，都湿漉漉的了，潮虫也乱乱营营地满地爬了。只要把沙子烧得滚烫，倒在地上，笤帚慢慢地一扫，地很快就干爽了。各家盘炕时，总要去炕洞里填进许多沙子。热量积存在

沙子里，徐徐地往外散发，炕面便整夜温乎着。

沙子还能治病。劳累了了一辈子的老年人，常常闹身子骨酸痛，夏天找一处向阳的沙滩，只穿一个裤头，把整个身子埋进去，不出一个时辰就会满身透汗，酸



啊痛哪，一股脑儿都跑到爪哇国了。

按照当地人的习惯，孩子生下来是不用褥子包裹的。温热的火炕上铺上洁净的细沙子，婴儿躺在上面，随随便便搭上一方粗布。沙子随时更换，既免去了洗洗涮涮的麻烦，而且，据说长大了不易患关节炎。所以，姑娘嫁到外村去，生了小孩之后，当舅舅的总要塞上一辆牛车，装上几草袋干净的细沙子送过去，作为新生儿的贺礼。

医巫闾山——
我的故乡就在这山下一个小山村里

三

大沙岗子确是一个狐鼠横行、狸兔出没的世界。湿润的沙土地上，叠印着各种野生动物的脚印。人们在林丛里，走着走着，前面忽然闪过一个影子，一只野兔嗖地从茅草中蹿出来了。野狐的毛色是火红的，二尺长的身子拖着个一尺多长的大尾巴，像是外国歌剧院里长裙曳地的女歌星，款款地在人行道上溜过去。

野狐、山狸、黄鼠狼，白天栖伏在大沙岗子的洞穴里，实在闷寂了，偶尔钻出来找个僻静的地方，晒晒太阳、亮亮齿爪、捋捋胡须，夜晚便成群结队、大模大样地流窜到岗子后面的村庄里，去猎食鸡呀、鸭呀，大饱一番口福。它们似乎没有骨头，不管鸡笼、鸭架的缝隙多么狭小，也能够仄着身子钻进去。

人们睡到半夜，经常被窗外吱吱咯咯的鸡叫声吵醒，可是，任谁也不肯出去看看。女人说：“又抓鸡了，”揉了揉眼睛，给孩子弄一弄被，再也没有下文；男人侧着耳朵听了听，也说：“又抓鸡了，”翻了个身又睡去了，不大工夫就响起了鼾声。清晨起来，打开鸡栏一看，里面空空如也，外面满地散落着凌乱的鸡毛，洒布着几摊淋漓的血迹。处理起来也很简单，掘个坑把鸡毛掩埋了，再从灶膛里铲出一些草木灰盖上血迹，算是完成了“鸡之祭”。一句怨言也没有，实际上是不敢有。过了些天，再孵出几只鸡雏，找根木棍板条把鸡栏重新加固一下，就此了事。



门前那个大沙岗子真也令人纳闷，本是一片平原沃野，附近既没有沙漠，又没有河套，它是怎么冒出来的呢？

那“一”字形的长街，看似绵延相连，其实，也有几条断裂带。在“罗锅王”的东房山处，有个两米多宽的过道，是自古留下来的，两户邻居谁也不想占用这块地方。“罗锅王”的大儿子，成年在外挑八股绳，给瓦盆窑卖盆，是个出名的犟种，“叫他往东他偏往西，叫他撵狗他偏撵鸡。”他看这个空场长了许多红蓼棵子，里面猪屎夹着人尿，气味难闻，便要把它堵上。两家的老人都说：“使不得，绝对使不得。”什么理由呢？他越问，

老人越不肯说。他便脱坯和泥,开始砌墙。任凭“罗锅王”怎么作揖、求情,他也不听。

一切倒也安然。不料,半年过后,犂种的九十一岁的老奶奶正扶着门框同家人说话,说着说着,涎水下来了,没等接来药房先生,人已经断气了。于是,左邻右舍都说,这是堵空场造成的罪孽,——东面那个空场是“胡仙”往来的通道,你把大仙的通道堵死了,还能善罢甘休吗?

人们一面说,一面指点着房后的“小堂子”,说“胡仙”平素住在门前的沙岗子里,“小堂子”是享受香火、施威显圣的场所,通道堵死了,还怎么领受香火?犂种刚说出:“既然是神仙,还找不着通道?”冷不防被“罗锅王”一巴掌扇了个大趔趄。

“小堂子”,每家都有,一般都是青砖砌就,一米多高,坐落在宅屋后面。里面供奉着胡(狐狸)、黄(黄鼠狼)二仙,也有的还供了黎(狸猫)仙。每当遇到天灾病业,女人们便在黄昏时候虔诚地跪伏在“小堂子”前焚香默祷,许下种种誓愿。然后,就口耳相传如何如何灵验,根据是,头天晚上摆的供果,第二天就不见了,说明大仙已经享用了。

傍晚,穿着开裆裤的我,曾经偷偷地往里面看过,黑咕隆咚的,除了一个牌位,什么也没有。我心里想,小屋子那么窄小,那么憋屈,说不定,大仙也嫌里面气闷,正在外面散心呢!

四

如果说,我们这些小伙伴的活动天地是在街前,那么,成年人的世界则是在屋后。推开各家的后门,便现出一片黝黑的耕地。耕地平展展的,放上去满边满沿的一盆水也不会洒出来。只是并不连片,它们像豆腐块一样,被一条条长满树木的地隔子和小壕沟分割开来,这是各家各户土地的疆界。

布谷鸟叫的时候,一家家父子兄弟便赶着牛,拉上犁,背起谷种,拎着粪筐,下地了。前面撒粪的和后面覆土的,都能将就人,扶犁的、点种的却必须有技术,必须是庄稼院的好把式,“二五眼”不行。有句俗话:“人糊弄地一时,地糊弄人一年。”种地的活,起早贪晚,人和牲口较劲,向来都是很累的。若是家里养不起大牲畜,就只能靠人力去拉犁、垡地,弓起